

# 神话视野下的古希腊竞技文化

蔡 艺<sup>①</sup>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体育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古希腊竞技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有着密切联系, 从古希腊神话视野出发, 可以看出, “力”与“美”是其审美追求, 竞争是永恒主题, “利”则是其价值取向。

**关键词:** 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竞技文化; “力”与“美”; 竞争; “利”

作为民族的文化之源, 神话凝聚着文化命运中的种种积淀, 也是民族精神的最初记录。世界各民族的初始文化与基本精神都集中现在本民族形态各异的神话传说中, 各种文化的分野也在孕育文化精神母体的神话中初露端倪, 因为神话“以一种原始的、粗糙的、浓缩的形式蕴含、体现着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态度。”<sup>[1]</sup>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形成和发展与各自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都会不可避免地烙刻上神话传说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神话来触摸古希腊竞技文化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脉搏, 从而更直接、更深刻、更清晰地揭示其真实面目。

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 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12 世纪, 古希腊便形成了以宙斯为中心的神话体系。古希腊人崇敬神灵、英雄, 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神和英雄创造的, “人们把宙斯及诸神当作申明, 顶礼膜拜, 坚信对他们的祈祷、礼拜与祭献, 可以免除灾难, 得到庇护和幸福。”<sup>[2]</sup> 出于对神的崇敬, 古希腊人总会绞尽脑汁地创造出各种取悦神的办法, 奥林匹亚竞技赛会就是祭祀礼仪的一种。“参赛的人们通过竞技赛会礼拜仪式, 以最完美的方式努力去表达对神的崇拜, 并且试图抛弃个性, 以他们的勇猛和力量, 成为神的自我表现的中介。”<sup>[3]</sup> 由此可见, 古希腊竞技文化与神话有着深厚联系, 神话是其精神源泉。

## 一 “力”与“美”——古希腊竞技文化的审美追求

古希腊人是从现实世界人的感受、需求和欲望中幻想他们心目中的神的, 正如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说, 不是神创造了人, 而是人以自己为模式创造了神。神实际上是人之美质的集中体现者, 神与人同形同性。在古希腊人眼中, 理想的人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 而是血统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 结果敬奉为偶像, 在地上颂之为英雄, 在天上敬之如神明”。<sup>[4]</sup> “万神之主宙斯的魁健、太阳神阿波罗的俊美、战神阿瑞斯的剽悍、天后赫拉的美丽、女神佛洛狄忒的娇艳”,<sup>[5]</sup> 希腊神话中的神不仅拥有俊俏的面孔和健壮优美的身材, 还具有聪明睿智的头脑, 神对凡人来说是模仿与追求的对象。

希腊传说中的神是以完美的人的形象出现的, 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在作为祭祀神的方式之一的古希腊竞技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它更多地追求竞技中蕴藏的“人”的价值, 即人的肉体所体现出来的力量与美感。“力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希腊社会那些健美的肉身绝不是凤毛麟角的奢侈品, 而是国家需要。”<sup>[6]</sup> 斯巴达的男子几乎一生都过着军营生活, 每天要坚持严格规范的身体训练。雅典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体育在他们看来是对人体健美匀称的培养, 裸体竞技者被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8-01-16

作者简介: 蔡 艺, 男, 湖南攸县人,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体育系讲师, 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体育文化教学与研究。

看作是人体力量与美的代表。”<sup>[7]</sup>希腊人所崇拜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项运动的裸体。这种以发展身体、追求人体美为主的体育思想随着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体育发展的主流。

## 二 竞争——古希腊竞技文化永恒的主题

古希腊神话鲜明地体现了希腊人对自然的探秘、开发和征服的倾向:伊阿宋历尽艰辛、漂洋过海寻找金羊毛,最后满载而归;奥德修斯斗天战海,历经十年风雨还乡;赫拉克勒斯在摇篮中掐死巨蟒,成年后扼死尼密阿巨狮,斩杀九头蛇怪许德拉,生擒厄律曼托斯野猪……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国王交给他的十项任务。希腊神话从不缺少敢与天斗、人定胜天的英雄,正如吉尔伯特·穆莱在《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中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亚的神却并非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征服是希腊神话不变的旋律,而竞争则是其永恒的主题。

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奥德修斯、赫拉克勒斯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希腊人向往自由、敢于冒险、勇于挑战的民族性格,彰显了他们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这种性格与追求已深深融入古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中,并在无形中浸润着他们的竞技活动,使其充满了竞争和对抗的内涵。《奥德赛》生动描绘了奥德修斯与法伊阿基亚人晚宴后进行竞技的场景:“现在,让我们去那屋外一试身手,进行各项比赛,以便让我们的生客告诉朋友,待他回返家园:同别人相比,我们的竞技该有多么妙绝,无论是拳击、摔跤、跳远,还是甩开腿步的跑赛。”<sup>[8]</sup><sup>126</sup>同样,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没有一项不是经过激烈的竞争获取最后胜利的。不难看出,古希腊人将拥有卓越的竞技技能视为莫大的荣誉,而这一观点在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得到了延续。从勇争桂冠的古希腊奥运会,到被我们视为惨无人道的古罗马角斗,到中世纪崇尚“决斗”的骑士精神,再到今天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激情宣言,无不流淌着冒险、竞争的民族血液。竞争是希腊人体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也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唯一途径,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使人类生存的原始本能毫无掩饰地再现于竞技场上,人的感情得以宣泄,生命得以张扬。

## 三 “利”——古希腊竞技文化的价值取向

“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

的。”<sup>[9]</sup>它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充分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同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的极端个人主义。《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就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神曾预言他有两种命运:或默默无闻而长寿,或在战场上光荣地死去。他宁愿走向战场,为建立功勋而早亡,也不愿在安乐长寿中碌碌无为。为此,当阿伽门农抢走他心爱的女俘时,他一怒之下退出战场,哪怕盟军军队连连败退、伤亡惨重他也无动于衷,置民族与集体的危亡与不顾,直到特洛伊人杀死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他才重新投入战斗。阿喀琉斯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富于幻想、敢于冒险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与利益的执着。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人的利益、价值,注重人与社会的功利关系,这种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竞技文化呈现出对包括荣誉在内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希腊神话中神祇英雄对荣誉的渴求一样,竞技场上的古希腊人也将荣誉视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人生在世,最大的光荣,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赢得胜利。”<sup>[8]</sup><sup>359</sup>古希腊人对竞技的热衷,正是因为荣誉是他们个人利益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与此同时,证明荣誉的战利品也是古希腊人追逐的目标。《伊利亚特》记载了奈斯托耳对自己竞技生涯的回忆:“拳赛中我力克鲁托墨得斯,厄诺普斯的儿郎,摔跤中我击败普琉荣的安凯俄斯……只是在车赛时我输给了阿克托耳的一对儿郎。他们仗着人多硬挤,超前,玩命似地拼夺赛奖,只因最丰厚的赏酬留给了此项赛事的参与者争抢。”<sup>[10]</sup>而《奥德赛》中的一段记载,则赤裸地揭示了人们参加竞技的动机。“你一定参加过许多英雄的葬礼,为了尊祭死去的王贵,年轻人束扎准备,为争夺奖品,参加比赛。”<sup>[8]</sup><sup>419</sup>不难看出,“荣誉”与“战利品”是竞技者利益体系中的重要维度,而这种以个体利益为主的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

透过神话视窗,我们看到了在希腊神话“神人同形”的神祇形象、“人定胜天”的自然观和崇尚功利的价值观与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文化追求力与美结合、充满竞争、注重功利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神话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实际是古希腊人价值观、人生观的真实写照。神话所体现出的这些观念根深蒂

固地盘绕在古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而竞技作为一种受意识支配的外在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它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与竞技之间的关系向我们生动地揭示了神话与体育的关系: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势必会深深烙刻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上。因此,我们也可以借助神话这宝贵的资源来探索不同民族的体育起源与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 赵 林. 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20- 21.  
[2] 李艳翎. 奥林匹克全书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1: 6- 7.  
[3] 王志远. 宗教生活论 [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241- 242.  
[4] 曹海青. 希腊神话传说的民族性特征 [J]. 运城学院学

报, 2003, 21(1): 37- 40  
[5] 陈素萍. 浅谈中国上古神话和古希腊神话之异同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 26(6): 149- 151.  
[6] H· 丹纳. 艺术哲学 [M]. 张 伟,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179- 180  
[7] 张继顺, 郝玉峰, 陈雪燕, 等. 论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分歧与融合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4, 38(4): 21- 22  
[8] 荷 马. 荷马史诗· 奥德赛 [M]. 陈中梅, 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9] 龚柏岩. 希腊神话民族特点分析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4(1): 107- 109.  
[10] 荷 马. 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M]. 陈中梅,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640- 644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 115 页)

“弃利”显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因此,不管是“见利忘义”,还是“重义弃利”,都不可取。但在构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进程中,“义”与“利”谁为第一性,仍可探讨。对于当今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等仍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朱 熹. 与延平李先生书 [M] // 朱文公文集. 四部丛

刊本.  
[3] 黎靖德. 朱子语类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 左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 国语 [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78  
[6] 梁启雄. 荀子简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8] 尚书· 五子之歌 [M] // 十三经注疏.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9]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10] 董仲舒. 春秋繁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责任编辑: 王友良)